

## 访谈录

◀ (上接5版)

个研究方向。就题目我在列宁格勒进行了论文答辩。关于巴拉巴森林草原地带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我也写了一本书。之后我开始研究针叶林地带的青铜铸造艺术。至此,我才开始对巴泽雷克文化进行研究。也就是说,在开始对巴泽雷克文化研究之前,我就已经对很多考古学问题进行研究。不过,我最感兴趣的是古代艺术,这些艺术品总是使我心旷神怡。当还没有自己发掘的材料时,我对博物馆收藏的青铜铸造器物进行了研究。当时,发掘巴泽雷克文化遗址是压根不敢想象的。

发掘巴泽雷克墓地是俄罗斯每一个考古人的共同梦想,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。1990年代初,我在乌卡克高原发掘了巴泽雷克文化著名的“冻土墓”,我觉得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之一。我以前也已经研究过这个时代的遗址,我的副博士论文就是讨论关于斯基泰文化的问题,巴泽雷克文化便与此相关。但不得不说,发掘巴泽雷克文化墓葬简直就是生命的馈赠。

我们可能还可以继续研究巴泽雷克文化,乌科克高原还有没发掘的墓葬,但是现在那里禁止进行发掘,所以我们不得不停止研究。于是,我开始研究新的课题——蒙古的匈奴。不过,巴泽雷克文化与诺彦乌拉墓葬之间存在文化联系。

巴泽雷克文化末期就是匈奴文化的初期,也就是说时间上它们有重合的部分,公元前三世纪巴泽雷克文化结束,匈奴文化开始出现。

此外,这两个文化都由同一个学者进行研究——鲁金科。当然,诺彦乌拉墓地是由科兹洛夫发掘的,但关于诺彦乌拉的最著名的著作是由鲁金科撰写的。他对巴泽雷克墓葬也进行了研究,也就是说,这两个文化是由同一个学者搭建起联系。他曾经在自己的书中将诺彦乌拉与巴泽雷克进行对比,他很熟悉巴泽雷克的材料,所以发现了两个文化之间很多共同点。

当我在寻找新的研究方向时,正好重版了科兹洛夫日记,就是他发掘诺彦乌拉墓地时写的日记,他的日记对我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他详细的记录了他们工作的每一天,怎么发掘墓葬、出土了什么遗物,特别引人入胜。

更重要的是,经过对发掘巴泽雷克文化“冻土墓”积累的经验以及巴泽雷克文化研究使我登上一个新的台阶,这是完全“不同的”考古。我和我的考

古队会注意到别人不注意的东西:我们对古代纺织品、木头、脆性色素等有机材料遗物的发现、处理和保护获得重要经验。我们想继续这方面的工作,以免丢失了这些技能。

继续研究古代有机材料的遗物的课题,可能只有诺彦乌拉墓地才能为我们提供这个机会。而且该墓地长时间以来都无人发掘。我们很愿意去发掘,我们也相信我们能够做好。此外,诺彦乌拉墓地作为巴泽雷克文化的后一阶段,吸引了我的注意。

中亚地区的不同民族之间关系密切。有的学者认为,巴泽雷克人就是月氏,而月氏与匈奴之间关系密切。当然,我已掌握巴泽雷克文化的知识(物质文化等相关问题),这对我研究匈奴的帮助很大。

至于印度的研究,这是下一个问题。可能,我们也还可以在蒙古继续发掘,但是也发生了一些状况。在国外发掘总是很难,因为出土的材料都要留在当地。如果我们有材料,我们还能继续卓有成效地工作,但没有材料就很难继续研究。我的研究方向转移到印度并不是因为这里是一个新奇的地方。我在印度工作的地区是克什米尔,处于印度北部,历史上,中亚地区很多游牧民族都来过这里,包括塞人、帕提亚人、贵霜人、嚙哒人等等。这个地区对中亚游牧文化的研究极其重要。

我昨天讲匈奴墓葬的时候,主要讲匈奴与汉地的关系,因为我觉得听众会更感兴趣,而且从中国进口的器物占随葬品很大一部分。关于纺织品的研究,匈奴一方面从中国进口纺织品,而另一方面从西方进口纺织品,匈奴处在中间,作为东西交流的链接环节、中国文明西方文明之间的纽带,所以不同地区的遗物在匈奴墓中都可看到。研究匈奴与西方的关系也很重要,匈奴墓葬中的西方纺织品将我的目光转到印度地区,因为有些材料正好与印



俄罗斯探险家、考古学家彼得·库兹米奇·科兹洛夫(1863—1935),也是黑水城的发现者



“乌卡克公主”,波罗西玛克1993年在阿尔泰山脉乌卡克高原的永久冻土层中发现的一具女性木乃伊。这座巴泽雷克文化墓葬中的“乌卡克公主”身着丝绸,戴着马鬃假发,身上还有精美的纹饰。

度北部地区相关。

**文汇报:**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考古学文化面貌有什么差异吗?游牧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传统农业文明考古学之间又有什么不同?

**波罗西玛克:**游牧民族考古研究与农业考古研究之间最大的不同是,游牧考古学将重心放在对墓葬的研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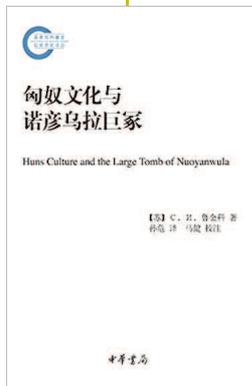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研究墓葬,因为游牧人几乎没留下其他的遗迹。当然,匈奴还有一些在中国移民帮助下修建的城,但其研究方法跟农业文明中对城址的研究方法类似。而巴泽雷克部落几乎没有聚落遗址,我们只能研究他们的墓葬,同时也只能基

于墓葬的材料研究与复原巴泽雷克的文化面貌。早期游牧人更是如此:我们信息来源只限于他们的墓葬,而农业文明的研究材料更加丰富:既有聚落遗址,又有墓葬。

### 学者从保护自己的职业环境出发,应该自己普及自己的科研成果

**文汇报:**东方和西方,欧亚草原的不同区域,如何建立联系?换句话说,我们应该如何开展中西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?

**波罗西玛克:**东西文化交流这个问题超过我研究的时间框架。我认为,距离很远的人群之间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开始了交流。这并不是一定的时间段内产生的现象,而是属于人类一直以来固有的属性。地球各处很久以前就有人类分布,人总是在迁移,从而产生接触。不同时代,通过不同途径、不同方式产生的交流从来没有停止。其中,我们划分出了所谓的丝绸之路,但它不是一条固定的路径,而是从青铜时代晚期直



诺彦乌拉墓地是由科兹洛夫发掘的,但关于诺彦乌拉的最著名的著作是由鲁金科撰写的。

鲁金科《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》被认为是关于匈奴考古最重要的报告之一。图中译本书影(孙危译,马健校注,中华书局,2014)

到当代(现在有新丝绸之路)一直存在的很多道路的总称。当然有一些孤立的人群,比如住在山里的某些人群,因为地形相对闭塞,所以几世纪以来都没有跟外界交流。但是,对辽阔的欧亚草原来说,迁移非常容易,也很普遍,特别是在马的驯化之后,迁移变得更加容易。随着人群的迁移,物品、技术、知识、疾病开始交流,战争也随之产生。我觉得,我们现在的认识还是很局限,人群之间的交流总是超乎我们的想象,比如,与美洲大陆之间的接触,并不是地理大发现时代才开始的,而是很早以前就已经发生。总的说来,我认为欧亚草原两端,远距离交流一直以来就有存在。

**文汇报:**您认为,民族的本质是什么?如何将考古材料与历史记载的族名联系在一起?

**波罗西玛克:**最近确定某一个考古文化与民族的对应关系是可以实现的了。考古学家一直以来想解决这个问题,但我觉得重新考虑已有研究成果的时间到了——因为古遗传学出现了。

当然,我不认为古遗传学能解决所有问题,不过,如果我现在没有古遗传学材料,就不会把考古文化和民族相联系。



工作中的娜塔莉娅·波罗西玛克